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二十三







希夷陳先生

希夷陳先生



名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中隱居武當山後徙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

雲先生

太宗朝再召賜號希夷先生端拱二年卒

世宗問黃白之術

陳搏長興末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練氣二十餘年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高戶以試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其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搏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且留意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令長

吏歲時存問

太宗

即位再召之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

宋摯等問修養

中與語摯宰相宋瑛等曰陳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中使送至中書瑛等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搏道迹山野無用於世練養之事皆所

不知無可傳授然正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 聖上龍顏

秀異有大人之表洞達今古治亂之首真有道仁聖之主

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脩練無以加此琪等

表上其言 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談叢

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遂入武當山後

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成定數日人有問

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 太祖登極驚喜

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潛龍時搏

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之有自矣迹跡之初有詩云十年

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

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

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邵伯溫易字辨惑

陳搏周世宗嘗身乃見太平因國初再召赴闕 太宗賜詩云曾

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共在青隨微召摠把

希夷陳先生

簡太祖即位大笑



謙止征  
河東

清靜為  
治

得志之  
勿再  
往

為表如  
期而卒

象數之

晉公短  
術長

三峯乙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賜坐  
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以令寢於御園兵還果

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久之辭歸感水燕談。又辨

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隆觀高戶數月餘方起詔以野

服見上方欲征河東傳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

太宗問搏曰昔在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皆

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為治即今之

堯舜也 上善之辨惑

陳搏被詔至闕下問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

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恋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

言卷遊雜錄。又辨惑云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直

事不可再作得便直更不可再去又曰落便直是得便直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

白雲留住 辨惑

端拱初搏忽命弟之於張超谷鑿石為室二年七月室成手

書數日言為表其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悉已於今

月二十一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筆談

搏好讀易以數李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挺之之才授康

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李授神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

諤昌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為學神仙術善人倫風

墜而已非知圖南者也 辨惑

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而傳其學脩少豪

放性褊少合口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

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脩對

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人行不

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

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先致禮伯

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

希矣陳先生



修家軍

為古文  
之唱

受知  
與款

得李  
節

崖徙道州伯長有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  
 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榜登進士弟謂  
 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逐為摺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  
 有秋浦會遇詩自敘甚詳後遇赦敘潁州文李參軍故嘗  
 時呼之曰穆參軍也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  
 厚者得金募工錢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  
 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  
 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  
 年不售時李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  
 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李古文又傳其春秋  
 學辨惑

**李之才**

字挺之青州人僦不羣師事伯長伯長生嚴急稍  
 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无倦意登  
 科任孟州司戶挺之地卒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

此頗不悅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  
 至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眾或讓之挺之曰異時送太守

至於此且情文貴稱范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  
 敢以不清事流公未幾忠獻責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

人往者獨挺之公檄往首之忠獻始稱嘆遂受知焉又

嘗為衛州共城令時先君康節居祖母喪築室蘇門山百

源之上布衣蔬食三年躬爨以養先祖挺之聞先君好李

苦志自造其廬問先君曰子何所學先君曰為科李進取

之李耳挺之曰科李之外有義理之李子知之乎先君曰

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李子知之乎先

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李子知之

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君傳其李挺之後終殿中

丞父書澤州判官廳公事澤人劉義叟晚出其師受曆法

亦為名士易李則唯先君得之也辨惑

希夷陳先生



希夷謂  
當為顯

不娶得  
子壽

世世出  
名將

不娶  
才全名

奇男子

所居有  
甘棠

**種放**子明逸隱居終南山約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

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

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為顯官

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故以道義求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

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

能安異日自知之後 真宗朝召為司諫帝推其手登龍

圖閣論天下事辟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希夷

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

是希夷為明逸卜上世葬地於約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

夷見之曰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无

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希夷解化明逸立碑敘希

夷之孝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 聞見錄

希夷先生有高識其戒門人種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

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

之天地間无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故至晚節

侈飾過度營產滿鄠鎬間門人咸屬亦怙勢強併歲入益

厚遂喪清節王嗣宗守京兆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

止 謂海內後謂希夷終南山時思歸其甚王嗣宗時知長安

功至通判以下羣拜請放小兒受之放怒嗣宗曰鼻者通

判以下拜君出拜嗣宗曰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鼻者通

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觸宗狀元及弟名位

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无以喻入專飾計

巧盜時名且陛下傳禮放實空疎才識无以喻入專飾計

以自薦之風且陛下傳禮放實空疎才識无以喻入專飾計

效之意 祥符八年一日山齋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

平生文章彙采焚之酒數行而逝亦奇男子也 玉壺清話

種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孝者其象性頗嗜酒躬耕種

林以自醺所居有林台水之勝殊為幽絕 真宗聞之遣中

使携畫工圖之閑龍圖閣召輔臣觀焉 上嘆賞之其後

甘棠魏野居有幽致 帝亦遣人圖之故野有詩云幽居

希夷先生



帝畫看 圃水燕然

王 景

**歐陽文忠公**

字仲先 洪州人 居於東郊 架草堂 有水竹之勝 好

彈琴 作詩 清苦 多聞於時 前後郡守 皆所禮遇 上祀汾

陰 召之 辭疾 不至 野以詩 贊公曰 從前輔相 皆頻出 獨在

中書 十五秋 奏出 似汾陰 俱禮畢 這迴好伴 赤松遊 公覽之

喜形於色 以酒 甘豆藥物 為答 素編先公遺札 有公自寫此

詩數本 王文正公遺事 仁宗政要云 旦得詩 歲語以疾 寇準曰 自古功名 蓋世少有全者 因與詩曰 好去天上 將相 歸來平地 作神仙 及與始 悔不用野之言云 又溫

公集云 野子閑亦不仕 皇祐中 賜號清逸之士

**林逋** 字君復 居杭州西湖之孤山 真宗聞其名 賜號和靖

處士 詔長吏 歲時 勞問 逋工筆畫 畫善 為詩 如草泥行 郭

索雲木叫鉤 輒頗為士大夫所稱 又梅花詩云 疎影橫斜

水清淺 暗香浮動 月黃昏 評詩者 謂前世詠梅者 多矣 未

有此句也 又其臨終 為句云 芟陵他日 求遺藁 猶喜初

無封禪書 尤為人稱 誦自逋之卒 湖山寂寥 未有繼者 曰

錄又筆談云 林逋 隱孤山 畜兩鶴 歲之則 飛入雲霄 歸

旋久之 之 籬中 逋常 飲小 飲酒 西湖 詩 有客至 逋所

居則 童子 出 應門 延客 坐為 開籠 縱鶴 良久 逋必 捧小

尚無 恙 范文正公 亦過 其 廬 贈通詩曰 巢由不願仕 堯

舜皆 遺人 又曰 風俗 因君 厚文章 到老 醉其 處賞如此

安定胡先生

名瑗 字翼之 秦州海陵人 累舉不第 年四十餘 景祐初

更定雅樂 詔求知音者 范文正薦先生 白衣對崇政殿

授祕書省校書郎 范公使陝西 辟丹州推官 改湖州州

學教授 以殿中丞致仕 **皇祐** 中復召議樂 授光祿寺丞

兼國子監直講 **嘉祐** 初擢太子中允 天章閣侍講 仍治

太宰 既而疾不能朝 以太常博士復致仕 歸老於家 卒

卒

侍講布衣時 與孫明復 石守道 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 終夜

不寢 一坐十年 不歸得家 問冠上有平安二字 即投之 澗

不讀

梅花詩

安定胡先生



中不復展讀增熱

師道廢矣自明道景祐以來李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

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李弟子

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李之法最備行

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李慶曆四年天子

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李於是

建太李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李

法至今為著令歐陽公

先生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視諸生如其父兄

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李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

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

皆興水利有功程氏

先生才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皆趨祿利及為

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

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艱艱為諸生言其

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李徒千數日月刮剝為文章皆

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敢尚行實後為太李四方歸

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

自為胡氏口義侍迓英講不以諱忌為避蔡明撰墓誌

云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與諱

安定先生在湖李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李者數百人彝

為高弟凡綱紀於李者彝之力為多熙寧二年乃對上

問從李何人對曰臣少從李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

人文章与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

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躰有

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躰也詩書

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李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

安定胡先生

以仁義  
禮樂為  
李

劉彝  
善治  
水利

如氏  
口義



明休用  
之孝

門人皆  
陛下所  
知

退李  
合古禮

引當世  
之事以  
明易

教育諸  
生有法

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幹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温錢公輔之簡諒皆 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幹通用教于民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 上悅 李唐書

先生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 墓表

侍講當召對例須先就閣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即

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閣門奏 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

固辭 上亦不之強卒許之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

登對乃大稱旨 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曾孫麟所記

安定先生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大學生餘千人先生日講易子列諸生執經座下先生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日 上令擇一任諫爭臣中令具名以聞 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可任者中令復上前劄上亦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懷以歸亡日復問中令乃補所碎劄子呈于 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塵史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比日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

安定胡先生



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為博士聞於朝徹去闕見

公在 **仁宗** 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

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百臣曾任邊陲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

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昭原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

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之過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補與接皇祐末召先生為國子監講書專管勾大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政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晦之僑顧子敦臨吳元長致輩分治職事又令孫莘老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眾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先生偃然不顧也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迄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亦儀率諸學子會于首善堂合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呂氏家

呂原明侍講為薦言頃 仁皇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以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



物甄別人

委專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璞初為直講有旨專掌學之政文學行義一代高之既專學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其人畏服者獎之激之以勸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臣往往胡之徒也李馬

番禺大商遣子

客有話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宅所齋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其子謂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

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見其書乃黃心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疇責其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李

君在州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發地為營田募土人為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亦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觀君之所為不以異己翁然稱之墓誌

建議更陳法

安定授監其康作院既之官二口口從容與老吏言製作利害以誠告曰器不精良由百工皆習以程課趣赴期會母苟

安定胡先生



治家其嚴

子承相

子承相

子承相

子承相

簡於事備數而已今欲革此陋莫若使工各盡其能竭其力每事必求精緻仍不使之懈墮然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名數可也安定從其說工吏欣然赴功樂事兵器堅利大非前日比矣至今為作院法也此事關注聞之龜山言行侍講治家其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先子年弱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億茶湯并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曾孫傳

泰山孫先生

名復字明得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李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用范仲淹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為邇英閣祗候說書坐事貶監慶州稅後通判陵州夫行留為直說書六年

十六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由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明後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數日先生年五十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敝食生疾柰何吾弟之女其賢可以奉先生箕箒高天下幸爾李氏桑貴莫大於此不過一官人妻先生箕箒高天下幸爾李氏桑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老翁謹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

泰山孫先生



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府士大夫莫不賢之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召為直講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說異先儒罷之及病樞密使韓公言於朝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

○按論羅孫公者陽安國也

先生惡胡瑗之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先生而教

養諸生過之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為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後歸

門拒之終身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素遊上謁文正贈錢一

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造於理

又正我馬李

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

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

而廢學多矣五尺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二千以供養子能

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書

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

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

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東軒筆

祖徠石先生

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

後罷為鎮南掌書記侍父遠官為嘉州判官丁外內艱

服除入為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出通判

濮州未至卒年四十一

石守道學士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



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也

徂徠石守道常語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孔子大聖人

也猶學禮於老聃學官於郟子琴於師襄矧其下者乎後世恥於求師學者之大蔽也乃為師說以喻學者是時

孫明復先生居太山之陽道純德備深於春秋守道率張

洞北面而師之訪問講解日夕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

起則執杖屨以侍一人者父為魯人所高因二人而明復

之道愈尊於是學者始知有師弟子之禮

先生丁父憂始而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

十喪以易教授于家及為直講學者從之甚眾太學自

益盛

師孫明復

以易教授于家

愛賢聖隱詩

不稱其官稱其德

慶曆二年呂夷簡罷相夏竦嚴樞密使而杜衍

晉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

襄並為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哉其可已乎乃

作慶曆聖德詩略曰眾賢之進如某斯技大茲之去如

斯脫眾賢謂衍等六茲片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

子禍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仲淹稱一慶一高又曰琦器不豈視居便可屬大事

厚如勤其後富范為宋名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

先生非隱者其在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

德以為徂徠曾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

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

氣完學篤而忘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无不

可為為之死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

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

徂徠石先生



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  
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已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  
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  
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歐陽公墓誌

先生為文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為言曰學者學為仁義  
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  
於已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  
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為  
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亦未嘗  
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眾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  
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天聖  
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唱為古文以  
變西崑躡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楊劉莽者人戲之曰崑  
崑否石介守道深疾之以為孔門之次害作崑

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學不敢為  
不敢談佛老後歐陽公蘇公復主楊大年記

石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  
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  
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其發棺  
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孳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  
叛去即是朝廷死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  
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  
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空  
棺必用凶肆之人今旨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  
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  
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殮昇柩之人合數  
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諫之諧尋  
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東軒筆錄又

祖陳石先生



仁宗將往澆奠吳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  
視之世謂則棺之與去而歸其為  
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

張安道  
雅不喜

張安道雅不喜石介謂狂謫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  
以茲邪一日謁曾祖至祖父書室中案上見介書曰吾弟  
何為與此狂生遊又問黃景微何在聞前日狂生以羔鴈  
聘之不受何不與契了羊着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  
辭受義理也曾祖為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社  
父以不拜為非其略云內相為名日子容為賢子天下屬  
望所繫非輕豈可以辭位為廉張見者此書也蘇氏談詠  
歐陽公銘先生之墓曰祖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學人之所  
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  
孟皇皇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乎相  
雕與臧翁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鮮毀其何傷

康節邵先生

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

十來游于洛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中

遺道留守王公拱辰以先生應詔授試將作監主簿

初復求逸士御史中丞呂公誨等又以先生為言補

穎州團練推官皆三辭不獲而後受命終稱疾不之官

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中特賜諡

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

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

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晉文之而歸曰道

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

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車為可必致及其學益老

德益邵玩心高明觀於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

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

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饗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



樂道人  
之善

學為有

道安且

易  
單思於

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仕  
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  
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妻襮不設防畛正而不諛通而  
不汙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燕  
飲笑語終日不取其異於人頤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  
嘗以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  
兒童奴隸皆知懽喜尊敬其與人言必依於仁義忠信樂  
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  
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  
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  
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  
知其從適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延之  
之得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伯

行事既可見矣而先生博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

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  
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  
謂安且成矣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  
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存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  
沃以豐且天不熱遺折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

宮先生所終

明道先生  
撰墓誌銘

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於汶陽穆脩伯長伯  
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見也先生既受其學又游河汾之  
曲以至淮海之濱涉河濟汶達於梁宋苟有達者必諮訪  
以道無常師焉乃退居其城廬於百源之上夫覃思於易  
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二年而學以大成大名王豫天悅  
理偉博達之士也精於易聞先生之篤志愛而欲教之既  
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卒捨其學而學焉衛人



乃知先生之為有道也年三十餘來游于洛以為洛邑天下之中士達觀四方之士乃定居焉先生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士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先生之教人必隨其才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或聞其言若不適其意先生亦不屑也故來者多而從者少見之者衆而知之者尚寡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於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新則皆心悅而誠服先生未嘗有求於人或餽之以禮者亦不苟辭洛人為買宅丞相富公為買園以居之先生年六十始為隱者之服曰病且老矣不復能從事矣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其於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得其本原而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感其志著皇極經世六十卷晚尤喜為詩平易而造於理

有繫壤集二十卷自為之序謝以張也

邵堯之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藥牘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中間州府以更法不餉餽禹實乃為薄粥以代之好事者或載酒以濟其乏嘗有詩云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較系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為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為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馳小車行司馬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家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志返雖性高潔而接人飯賢不肖貴賤皆懼然如親嘗自言若至大病自不能支其遇小疾得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來從之問經義精深若博應對



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與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

聖詠家

元祐中韓東公尹洛為先生請謚于朝太常博士歐陽棻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為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鬼神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蓋其自得深矣故其隱居幾二十年室廬纒足以蔽風雨澆園耕稼僅足以給朝夕及出而接物恂恂樂易無貴賤少長一切以誠平居怡然有所其樂而世莫能窺也常自名其居曰安樂而又以為號蓋古有黔婁者死無以斂而謚曰康以為不苟世之爵祿者其富貴有餘與君之學未必同而其迹似之矣方朝廷命君

以穎州推官嘗辭而不聽君以為辭益堅則名益高而未

必從也既受命而以疾辭於吏部則有司之事耳故亦不近名而終自全其志則其守可謂固矣謹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伏請謚曰康節

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此夫人亟以禁入洛時先生與之兼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禁徐道其立身本末詳出

授以大

康節先公少日游學生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于百源之上時李之才挺之東方大儒也權共城縣之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稍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千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文往質



之舉見錄

不  
不  
不

仁  
無  
無

康節與言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斐大卿曰為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即命為先生處士以遂其志田大卿為康節言康節不答以詩謝之曰相招多謝不相遺將為卿中有功施若進且能其吏意既閑安用言名為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唐氏呈詩滿眼清賢主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公終不相志乃因明堂拾事致語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出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文忠不樂至者二十八人各試論一首命官為試銜知縣且奏天下尚有遺材之令再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知制誥王介甫繳還辭頭曰使邵雍豈民一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且召試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無擇除去不理選限行辭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丁憂去位矣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御史中丞呂誨二司副使吳充龍圖閣學士祖無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素重常秩故穎州亦再以其秩應詔康節除秘書省校書郎穎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即引疾不起且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不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紛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 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為人矣

康節嘉祐中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初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

康節傳



服今時

又不從再服以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為隱者之服烏帽  
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  
紳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  
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雍為今人當服  
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熙寧二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  
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  
官四方者皆欲投効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答曰正賢者  
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投効而去何益

枕屏詩

康節過士文家書卧見其枕屏畫小兒迷藏以詩題其上云  
遂令高卧人敬枕看兒戲蓋熙寧間也陳恬云擊壤集不  
載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旨曰富韓公侍從曰  
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立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  
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  
原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  
無為不善也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富韓公  
來不  
以時見

富韓公曰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  
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雍冬夏不出春秋時問過  
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  
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  
樂道安閑絕世機再命初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  
穿百代嘗探古吟詠千篇亦造微珎重相知忽相訪醉和  
風雨夜深歸公常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康節  
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不覺獨步下堂康節  
不為起徐指二蒼頭戲公曰志却拄杖矣公常苦氣痞康  
節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為他人做了懣懣可益公笑曰

康節知先生



此事未易言也蓋為嘉祐建儲耳公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弼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溫公見康節曰明日僧修顯開堂說法當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弼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弼未之思也公以康節年高勸學修養康節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頌體大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

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

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明道和之今各見集中康節居洛凡交游年長者拜之年等者與之為朋友年少者以子弟待之未嘗少異於人故得人之歡心每歲春二月



行書

聞性錄  
不樂

本朝了  
事

復化  
也

出四月天漸執節止八月出十一月天漸寒即止故有詩  
云時有四不出大暑大寒會有四不赴生會辭會每出人  
皆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尊奉每到一家子弟家人  
爭具酒饌問其所欲不欲呼姓氏但曰吾家先生至也雖  
閨門骨肉間事有未决者亦求教康節以至誠為之開諭  
莫不悅服十餘家如康節所居女樂寓起屋以待其來謂  
之行窩故康節沒鄉人挽詩有云春風秋月嬉游處冷落  
行窩十二家洛陽風俗之美如此

康節平居於人事機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  
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  
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  
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  
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  
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

鸛鷓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  
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伯溫後聞熙  
州有唐碑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  
為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  
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  
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  
四葉五百年無心腹患

康節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  
名康節初不改也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  
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  
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  
論命不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

康節先生







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士圯下每慙呼孺子牀前  
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之觀君自此諸葛亮顧我殊非  
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勿輕為西晉風叶或  
亮夫不肯曰徒長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